



《白虎》中的語言、性別、城市和經濟

王怡淑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 通識教育中心 / 專案助理教授

研究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探討《白虎》中奴隸如何運用諷刺、辯證否定、本土男性氣質和新自由主義企業家精神等策略，反抗主人、社會和國家的剝削與壓迫。敘事中運用的諷刺語言將社會貧窮和政治腐敗描繪成政府失靈的後果。透過誇張、反諷或併置矛盾的情境，敘事旨在以詼諧的嘲諷削弱政府權威；Balram 渴望被認可為獨立個體，他甚至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反抗主人，面對 Mr Ashok 先生的陷害和背叛，Balram 竊取主人的錢財，成為政治陰謀高手，最終犯下謀殺罪行，顛覆社會階級制度；Balram 的本土男性氣質必須適應性別秩序的不確定性，因為當擁有經濟權力的女性在性別秩序中佔據更高的地位時，她們對美學傳統的文化接觸會導致性別習性的改變，並動搖男性主導地位。後殖民時代的印度經濟霸權取代了民族認同鞏固了整個國家的統一，印度歷史的重現為現代印度人重新喚起了文化傳統。

研究方法

首先，多元文本世界的共存和互動為敘述者提供機會，可以挪用對手戰略來執行完成自己的目的。同時，在與城市的對話中，居住城市的資產階級發現在革命的文本下與湧入城市的工人階級移民展開全面鬥爭。第二部分涉及奴隸的辯證否定。當主人藉著傅柯 (Foucault) 的紀律權力和空間 (disciplinary power and space)，以奴役行為摧毀他的自主權時，奴隸會因恐懼而屈服於殘酷鎮壓。反之，當奴隸意識到自己是人類，渴望被承認為主體存在，就會冒著生命危險來征服主人，提升自己

以超越目前的處境。第三部分，當底層群體處於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時，全球男子氣概 (global masculinity) 學習性別順序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在全球化市場不同階級和種族領域上，實踐不同的性別習性，並瓦解傳統男性的統治。第四部份，Dirlik 的「全球地方主義」(global localism) 透過跨國公司的全球資本為當地提供福利，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保持地方差異性。

研究成果

本研究期望探究身體、心理與社會空間的脈絡化文本揭露農民與貧民的內心聲音。在壓迫性的政治和經濟空間，敘述者能以對話方式引出複調 (polyphonic) 的內心聲音，展現社會階級的不同主體，從既定的社會階級和意識形態解放出來，並且強調變革與創新。再者探究資本主義的都會景觀和消費品市場的擴張為工人階級提供公平開放的創業機會；或是無限的商業競爭摧毀傳統價值觀，進而增加對勞工的剝削，並消除地方主義的空間差異性。

